

清早,打开手机,一段深情的歌曲,如晨曦一般轻轻漾动,心也随之明朗而又柔波微漾起来。这是我在援疆期间创作的《倾情喀什》,作为援疆好声音中的一首佳作,在叶尔羌河畔和黄浦江畔等地传唱。

援疆一直是祖国昂扬的主旋律。新一轮援疆启动至今,有十二个年头了。全国各地的援疆干部在推进新疆长治久安、社会经济建设中,积极作为,在文化润疆过程中也倾注了激情和才华,援疆好声音便是其中一朵绚丽的花朵。

在援疆期间写词作曲的人并不少见。但新一轮援疆过程中,援疆歌曲被冠以“援疆好声音”,第六批、第七批援疆干部功不没。背后都有精彩动人的故事,仔细挖掘并感受,都会捕捉到一种时代的节拍和岁月燃烧的激情。

有一位援疆干部告诉我,他到阿克苏支教当天,就碰上两次停电。当晚,周围漆黑,他也一时陷入了怅惘。仰望天空明净的月亮,思绪万千。终于,他站在这片紧挨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苍茫大地上,感悟到了一种自然的神秘和人们不可替代的创造的力量。他在朗照的月亮中,似乎

窥见到了一位伟大的女性,维吾尔族杰出的代表阿曼尼沙汗的形象。阿曼尼沙汗整理出了艺术瑰宝《十二木卡姆》。她面容娇美而又圣洁,她的十二木卡姆的乐声悄然响起,那里涌动着一种大爱和执着。他被深深地

感染了,他有了吟诗写诗的热望。以后这样的形象和乐声,无数次再现在他的脑海。面对纯朴而努力的维吾尔族女学生,他细致入微、不厌其烦地教授她们读汉字,矫正口音,理解含义。他从她们的眼睛里,仿佛看到了阿曼尼沙汗……

那天,他写了《阿曼尼沙汗》的歌词。歌词在微博上流传,令不少音乐人感悟。有一位广东音乐人,在南疆采风时有感而发,也创作了一首《阿曼尼沙汗》,谱曲后,由年轻的维吾尔族歌手吐洪江深情演绎后,走入了人们的心里。

1965年出生的田百春,于2011年从求是杂志社来到新疆兵团援疆。四个多月里,他深入兵团一线调研采访,撰写了2万多字的新闻作品。他还写了一首歌,歌中写了他援疆出发时的经历。他写道,当他收拾简单的

行囊,即将奔赴远方时,妻子默默地坐在他身旁,为他整理着行装。当她再次抬起头时,已是满脸泪痕。当他向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告别时,她忽闪着大眼睛疑惑地问,不去不行吗?妻子也握住他的手,说,要不,你再想想?他说,没有人要求我们别离妻子,我是主动申请,

甚至是竞争而来的,要去奉献。这是自己的使命。

他见到的新疆,是祖国美好的天地:“天山的云,玛纳斯的雪/一尘不染,圣洁得如同到了天堂/塔里木河山,伊犁河水/蜿蜒流淌,滋润着绿洲,也滋润我们的心房/更有千年不死,不倒,不朽的大漠胡杨/让你一见就不得挺起了胸膛/我们走进了兵团/才发现这是一座多么伟大的精神殿堂”歌词质朴而流畅,是从滚烫的心自然而然地流露。

一年多后,他因病与世长辞。留下了他的文字,在人间芬芳。

明平兄是第六批中央单位援疆的总领队。温文尔雅的他,在援疆的艰苦环境中,既致力于各项工作,又创作了好多歌曲。其中就有深受好评的《我最美的新疆》《爱的收获》《江布拉克》等歌曲。

来自全国各地的援疆干部,在激情燃烧的援疆期间,以真实情感和诗意,写下了一首首动人的歌词。来自上海的援友李静平、张行之,央企援友陈锐军、闫水茂、申牧、郭艺文,广东援友曾励、易春雷,山东援友刘晓鹏、赵延龙、湖北援友余军,湖南援友李晓跃,河南援友付剑伟等,从第一批到第十批,近百名援疆干部参与了创作。

名单注定挂一漏万,但他们的援疆之情和援疆好声音,已在全国各地开出了别样的花朵。为这些歌词作曲和歌唱的人,做策划的音乐人,都对这片土地具有深挚情

如今每天早上醒来都要躺在床上发三五分钟的呆,因为从很多载体上都读到过,老人家早醒后是不可以立马翻身下床的,要在床上静默一会儿,伸伸懒腰,这样才能避免突发性的心脑血管疾病。

躺在床上突然间想起幼时父亲曾教过我,当睡觉的“觉”字读“较”音时,表示它是从清醒中入梦去;而把它读成觉悟的“决”音时,它则是从迷糊中醒过来。一个“觉”字,两个不同的语音,两种截然相反的词意。

感,使援疆好声音锦上添花。这些歌曲在诸多媒体传唱。星外星传播公司已推出七辑《援疆好声音》。由李肇星先生作序的《援疆好声音——歌词背后的故事》一书,荟萃了30多名援疆干部撰写的48首歌曲及其故事。书中有对大好河山的赞颂,对民族情谊的深爱,对援疆生活的依恋,寄托了对祖国美好明天的期待与祝福,无不展露着援疆干部的那份激情和家国情怀。

我在新疆喀什三年多,也创作了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数十首诗歌,如《他乡的雪》《鹰笛嘹亮》《灵光》等,都被不同民族的音乐人谱成了曲,把我把对第二故乡新疆的情感和眷恋,艺术地表达出来了。

《倾情喀什》是我应芮文斌先生之邀而写。每一个字,都凝聚着我炽热的爱,凝聚着我的心声。许多人听了都说,来自黄浦江畔的我,把上海援疆干部对叶尔羌河畔的情和意,深情地唱吟:“请让我带着黄浦江的情意/走进这片美丽的土地/请让我伸出最真诚的臂膀/拥抱我们可爱的兄弟/喀什的天空是何等澄澈/喀什的山水是如此纯净/这里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乡/这里奔放着我们奉献的激情/祖国的神奇疆域呀/我们为你骄傲为你歌唱/祖国的辽阔的天地呀/我们为你坚守为你倾情……”

数年援疆路,一生援疆情。一曲曲动情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的歌声,在祖国大地久久回荡。

品”,总要花费不少时间处理善后,如今连邻居也受到池鱼之殃。虽然才短短十来天,对这被当作宠物饲养的鸟儿已经有了感情,然而,为了顾及邻居感受及环境卫生,只好硬下心肠,对它们吱吱喳喳的讨食声与殷殷期盼的眼神,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最后曲终“鸟”散,一切归于原点,仅偶尔有三两只小鸟在盆栽间嬉戏。

家人见我闷闷不乐,建议不如买笼鸟回来养,我断然拒绝。天地之间所有生物无不自向自由自来的生活,绝对不愿意被禁锢在冷酷孤寂的牢笼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再养鸟,我还是会选择同样的自由放养方式。只是在水泥丛林中有诸多不便与限制,期待有朝一日能迁移至适当居所,与带给我无数欢乐喜悦的鸟儿们再续前缘。

四年前的一届世界杯是球迷们的盛宴,明起刊登一组《我的世界杯记忆》。

自然为师 责编:殷健灵

读字 郁钧剑

类似这样的汉字有很多,比如“尽”,用在尽力、尽量上,表示没完;而用在竭尽、完尽上,则表示完了。

还有一字多义的“打”字,打仗打架用的打,很血腥;而打球打酱油则很轻松,且快乐。

还有,记不得是在哪里看到过,说男人必须要读懂三个字,读懂了,就会心生感恩。一是“好”字,一个

女人为你生了孩子,这就是好日子。二是“娱”字,一个女人与你结婚后,天天张口对你唠唠叨叨,你千万别烦,就把这当成一种娱乐(这种说法有点损,但似乎又是话糙理不糙)。三是妈字,一个女人当了妈妈,就是给家作牛作马了。

生活中一体两面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是迷是悟,是梦是醒,依旧是全靠自己。

“世事黑白皆学问,人情冷暖即文章”,这是我少年时代,看见我父亲写过的一幅毛笔字。

漫步街头,偶遇画展,五彩的画儿占据了长长的街道,我边走边看,被美给包围了。每一幅画都有着不同的美,我不禁惊叹于人的创造力。在众多的作品中,有三幅画最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幅是油画,画中天空被涂成了绚丽的玫红色,其间还混杂着橙

淡游舞阳河 邓名

独享一河灯光,将旅愁揉碎,安放在波影里。悄然藏身,踏浪在舞阳。

看远山银星,牵动风语,用夜色抚慰,缓缓驿动的疲惫。闲步在舞阳。桥影摇晃,青涩的梦想。打捞湿漉漉的倒影,和夜歌一起放飞,浅醉在舞阳。

青石泛着月光,足音轻轻,安顿了浮尘。放下熙攘的奔忙,清静在舞阳。

幽兰小姐

色、粉色、白色,色彩丰富绚烂。我被那绚烂的云霞所吸引,美对于我永远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我在厦门见过绝美的日落,天空的色彩变化万千,丰富细腻,那种美语言无法表达,绘画也难以描述。面对真正的美,所有的艺术形式似乎都失去了力量,我想,这样的时刻更适合好好享受,然后将其记在心中。

在第二幅画中,一个小女孩站在溪流旁,背对着画面,伸出双手抱住一个大大的月亮。夜空深邃,远方是一排排的绿树,溪水中小小的碧绿荷叶,红色的小鱼在空中游荡,与明亮的星星相映成趣。

这是一幅很有想象力的画,神秘深邃,仿佛一首来自远古的歌谣。这幅画让我想到几米的作品,它们都是那么神秘莫测,迷离梦幻。画家用画笔勾勒出一个神奇的

混着英文的店铺招牌、宛如新潮咖啡馆的寿司店。到处是人。

加油站不在游客们的区域,乍看有些萧瑟。穿过停车场走进玻璃门,在沙发上半躺着休息的大妈以为我们是客人,起身招呼。我报上介绍我们来的朋友的名字,说明来意,她热情地倒上茶,又拿出吐司和饼干,问,你们去了山庄吗?我说太远啦,我们坐火车来的,不开车上不去,上午去了新仓山。大妈说,以前武田家可不去那里,那地方也就是这几年才变得热门。从前只有冈崎朋美,那个奥运速滑选手,爬台阶当作训练。我说,我还去了下吉田的商店街,可能因为放假,店都关着。大妈说,那里已经变成卷帘门街啦。

卷帘门街指的是店铺纷纷倒闭的萧条地段。从前的下吉田很热闹,武田百合子常开车去购物。这一刻,我恍然意识到,毕竟书中鲜活的街道和人,和现在隔了将近六十年。不变的是人的和善。大妈最后硬是让我们把吐司带上,说可以火车上吃,又说,我们今天太忙了,没有人手带你们去山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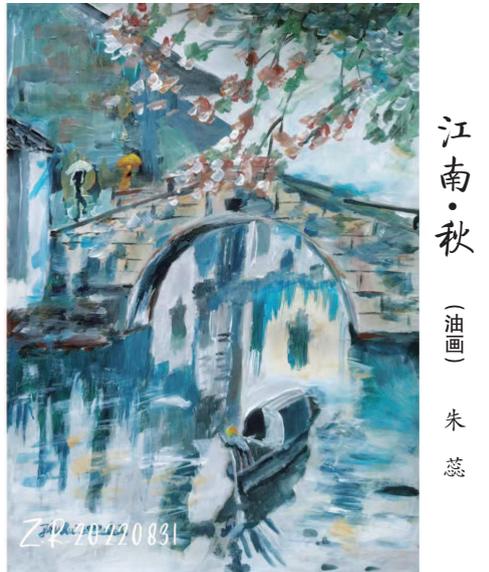
加油站的生意比我最初以为的要好,和我们交谈的十几分钟里,不断有人来加油,又有邻居来观赏昙花。邻居离开时,大妈剪了几枝海棠花让人带走。

“这回没有关东煮,摆着带有‘双叶的肉包’广告的蒸笼,在卖肉包和豆沙包。店里的人都让我们吃包子。看来学校放假,两个女儿在干活。大叔出来了,不好意思地说:‘大年夜我太得意了。我在反省。’他的脸是刚去处理发店的模样。”(《富士日记》1966.1.3)

直到道别,我也不好意思问,大妈究竟是两个女儿中的哪一个。文中的“大叔”是她的父亲,想来早已过世。写下这些文字的人也走了,留下从前的世界的光影,给后来者注视。

河口湖今昔

河口湖的旅游气息远比下吉田浓厚。从车站出来,站前的大巴直通新宿以及东京站,跟着闯入眼帘的是寄存箱、



江南·秋 (油画) 朱臻

我家是坐北朝南公寓五楼,装设开放式铁窗的阳台上栽种了十来盆花木,西晒日照强烈,早晚都要浇水。

有一次,我用洗涤饭锅的水浇灌,残余的米粒招来三四只小麻雀啄食,自在快乐的样子真是可爱。隔天我留下更多饭粒,期待小客人再度来访,结果飞来七八只,阖家光临,一家人吱吱喳喳吃得也不亦乐乎。

既然这么赏光,第二天,我特别盛了一盘饭准备让它们饱餐一顿,这回来了十几只,大概原先的一家人跟邻居聊天之余不忘“好康逗相报”。既然来了,我也不是小气之人,悄悄地再多放一盘饭,让大伙吃个痛快。

好事传千里,接下来几天,准时参加“早餐会”的麻雀有愈来愈多的趋势,剩饭渐渐不够喂食,于是我特别到鸟店买了一大包鸟饲料,准备好好待客。新菜色果然比单调的饭粒更有吸引力,盘子才刚放好,在一旁等候多时的麻雀便飞扑而上,没多久便抢食一空,阵仗

麻雀客人 王森

“里长伯”肯定敲锣打鼓四处放送这天大的好消息,望着这么多不请自来的食客,情绪亢奋的我忙不迭地准备饲料,深恐慢待了贵客。

不料,第二天一大早传来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原来是四楼邻居太太,抱怨她家阳台都是鸟粪,我连忙道歉并且保证下不为例。没错,到处是“黄金”,是饲养鸟儿的后遗症。麻雀小小身躯,吃得快新陈代谢也快,每回大快朵颐后毫不客气地留下遍地斑斑点点的“纪念

吓人。

更惊人的是,隔天清晨,一推开客厅玻璃门便被眼前的景象震慑住:从我家屋顶通过巷子延伸到对面顶楼一条长约十几米的第四根电线上,密密麻麻站着一两百只麻雀,没有喧闹,只只安静地引颈望着我家阳台。看样子,它们的

十目谈 世界杯是球迷们的盛宴,明起刊登一组《我的世界杯记忆》。

国度,通过画面的魔法触摸人类的心灵。

我一直觉得绘画是一件神奇的事情,是与心灵的对话,非灵气不可得。

第三幅画是一幅水彩作品,几只肥美的红色鱼儿悠游于水中,水的部分作者运用了晕染手法,将淡蓝、浅紫、鹅黄三种颜色融合,形成了一种唯美又浪漫的氛围。水面上,粉色落花点点,几许落叶漂浮。看着这个画面,耳边仿佛响起了张志和那首优美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画中鱼儿仿佛是诗中的鱼游到了画里,诗画相映,趣味盎然。

面对精彩的画作,我也想化身为一尾快乐的鱼,在美的海洋中遨游。

很高兴能在街头偶遇这样的美好,我们真是遇见了一个好时代,丰衣足食,于是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绘画、音乐、电影等美好的艺术形式滋养着大众的生活,在未来,我期待遇见更多的美好。

河口湖今昔

河口湖的旅游气息远比下吉田浓厚。从车站出来,站前的大巴直通新宿以及东京站,跟着闯入眼帘的是寄存箱、

混着英文的店铺招牌、宛如新潮咖啡馆的寿司店。到处是人。

加油站不在游客们的区域,乍看有些萧瑟。穿过停车场走进玻璃门,在沙发上半躺着休息的大妈以为我们是客人,起身招呼。我报上介绍我们来的朋友的名字,说明来意,她热情地倒上茶,又拿出吐司和饼干,问,你们去了山庄吗?我说太远啦,我们坐火车来的,不开车上不去,上午去了新仓山。大妈说,以前武田家可不去那里,那地方也就是这几年才变得热门。从前只有冈崎朋美,那个奥运速滑选手,爬台阶当作训练。我说,我还去了下吉田的商店街,可能因为放假,店都关着。大妈说,那里已经变成卷帘门街啦。

卷帘门街指的是店铺纷纷倒闭的萧条地段。从前的下吉田很热闹,武田百合子常开车去购物。这一刻,我恍然意识到,毕竟书中鲜活的街道和人,和现在隔了将近六十年。不变的是人的和善。大妈最后硬是让我们把吐司带上,说可以火车上吃,又说,我们今天太忙了,没有人手带你们去山庄。

加油站的生意比我最初以为的要好,和我们交谈的十几分钟里,不断有人来加油,又有邻居来观赏昙花。邻居离开时,大妈剪了几枝海棠花让人带走。

“这回没有关东煮,摆着带有‘双叶的肉包’广告的蒸笼,在卖肉包和豆沙包。店里的人都让我们吃包子。看来学校放假,两个女儿在干活。大叔出来了,不好意思地说:‘大年夜我太得意了。我在反省。’他的脸是刚去处理发店的模样。”(《富士日记》1966.1.3)

直到道别,我也不好意思问,大妈究竟是两个女儿中的哪一个。文中的“大叔”是她的父亲,想来早已过世。写下这些文字的人也走了,留下从前的世界的光影,给后来者注视。

河口湖今昔

河口湖的旅游气息远比下吉田浓厚。从车站出来,站前的大巴直通新宿以及东京站,跟着闯入眼帘的是寄存箱、

混着英文的店铺招牌、宛如新潮咖啡馆的寿司店。到处是人。

加油站不在游客们的区域,乍看有些萧瑟。穿过停车场走进玻璃门,在沙发上半躺着休息的大妈以为我们是客人,起身招呼。我报上介绍我们来的朋友的名字,说明来意,她热情地倒上茶,又拿出吐司和饼干,问,你们去了山庄吗?我说太远啦,我们坐火车来的,不开车上不去,上午去了新仓山。大妈说,以前武田家可不去那里,那地方也就是这几年才变得热门。从前只有冈崎朋美,那个奥运速滑选手,爬台阶当作训练。我说,我还去了下吉田的商店街,可能因为放假,店都关着。大妈说,那里已经变成卷帘门街啦。

卷帘门街指的是店铺纷纷倒闭的萧条地段。从前的下吉田很热闹,武田百合子常开车去购物。这一刻,我恍然意识到,毕竟书中鲜活的街道和人,和现在隔了将近六十年。不变的是人的和善。大妈最后硬是让我们把吐司带上,说可以火车上吃,又说,我们今天太忙了,没有人手带你们去山庄。

加油站的生意比我最初以为的要好,和我们交谈的十几分钟里,不断有人来加油,又有邻居来观赏昙花。邻居离开时,大妈剪了几枝海棠花让人带走。

“这回没有关东煮,摆着带有‘双叶的肉包’广告的蒸笼,在卖肉包和豆沙包。店里的人都让我们吃包子。看来学校放假,两个女儿在干活。大叔出来了,不好意思地说:‘大年夜我太得意了。我在反省。’他的脸是刚去处理发店的模样。”(《富士日记》1966.1.3)

直到道别,我也不好意思问,大妈究竟是两个女儿中的哪一个。文中的“大叔”是她的父亲,想来早已过世。写下这些文字的人也走了,留下从前的世界的光影,给后来者注视。

河口湖今昔

河口湖的旅游气息远比下吉田浓厚。从车站出来,站前的大巴直通新宿以及东京站,跟着闯入眼帘的是寄存箱、

混着英文的店铺招牌、宛如新潮咖啡馆的寿司店。到处是人。

加油站不在游客们的区域,乍看有些萧瑟。穿过停车场走进玻璃门,在沙发上半躺着休息的大妈以为我们是客人,起身招呼。我报上介绍我们来的朋友的名字,说明来意,她热情地倒上茶,又拿出吐司和饼干,问,你们去了山庄吗?我说太远啦,我们坐火车来的,不开车上不去,上午去了新仓山。大妈说,以前武田家可不去那里,那地方也就是这几年才变得热门。从前只有冈崎朋美,那个奥运速滑选手,爬台阶当作训练。我说,我还去了下吉田的商店街,可能因为放假,店都关着。大妈说,那里已经变成卷帘门街啦。

卷帘门街指的是店铺纷纷倒闭的萧条地段。从前的下吉田很热闹,武田百合子常开车去购物。这一刻,我恍然意识到,毕竟书中鲜活的街道和人,和现在隔了将近六十年。不变的是人的和善。大妈最后硬是让我们把吐司带上,说可以火车上吃,又说,我们今天太忙了,没有人手带你们去山庄。

加油站的生意比我最初以为的要好,和我们交谈的十几分钟里,不断有人来加油,又有邻居来观赏昙花。邻居离开时,大妈剪了几枝海棠花让人带走。

“这回没有关东煮,摆着带有‘双叶的肉包’广告的蒸笼,在卖肉包和豆沙包。店里的人都让我们吃包子。看来学校放假,两个女儿在干活。大叔出来了,不好意思地说:‘大年夜我太得意了。我在反省。’他的脸是刚去处理发店的模样。”(《富士日记》1966.1.3)

直到道别,我也不好意思问,大妈究竟是两个女儿中的哪一个。文中的“大叔”是她的父亲,想来早已过世。写下这些文字的人也走了,留下从前的世界的光影,给后来者注视。

河口湖今昔

河口湖的旅游气息远比下吉田浓厚。从车站出来,站前的大巴直通新宿以及东京站,跟着闯入眼帘的是寄存箱、